

# 《資本論》典故注釋選輯

(三)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A-4  
000096

## 編 者 序

柳居士〔三，序10〕 威廉·柳居士(Wilhelm Lexis, 1837—1914年)，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他在波恩大学毕业后，住在巴黎研究法国经济，1872—1914年曾在好几所大学任教。他著有《人口统计原理导论》、《普通国民经济学》等书。

柳居士在研究统计数列的安定性原理时，企图借数学来宣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性和自然性的谬论，并证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调和”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向其垄断阶段过渡时所产生的这种辩护学说，有许多的随从者。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柳居士主要是研究货币流通。他反对货币数量论，拥护货币金属论。

在1885—1895年间，柳居士曾多次在《国民经济统计年报》和《经济学季刊》中发表文章反对马克思，无耻地攻击《资本论》。

耶方斯〔三，序12〕 威廉·斯坦莱·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年)，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边际效用论的奠基人之一，数理学派的代表。他的重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1871年)。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一书中，耶方斯提出了庸俗的主观价值论。按照他的意见，商品的效用不是物品固有的性质，在特有一定量商品的条件下，由于人们对商品的各部分的欲望程度不同，因而它们的效用也不同。他举例说：“每天给一个人一磅面包，可以使这个人不致饿死，所以这磅面包有可以想象的最高的效果。每天再给

他一磅面包，这第二磅面包，也有不小的效果，即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可以在比較丰足的状态下維持他的生活。第三磅便成为累贅了。所以，十分明白，效用不与商品为比例：同是面包，但它的效用，随我們已有的数量的多寡而变化。”根据耶方斯的断言，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最后的效用程度（奥地利的庸俗经济学家称为“边际效用”），而最后的效用程度就是“表示現有商品量中那极小的或无限小的最后加量或次一可能加量的效用”。耶方斯认为，商品的最后效用程度是随着商品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即商品量增加，商品的效用就要减小。例如，人們需要1吨水就完全滿足需要了，如果水增加到2吨，那么水的最后效用程度就会等于零。如果水减少到半吨，那末水的最后效用程度就会提高，而水的价值也提高了。所以，耶方斯說最后效用程度（即商品的价值）依存于一种商品的相对稀少性。

耶方斯的“最后效用論”是錯誤的，因为他不仅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还把商品的效用看作是人們主觀心理上的东西。耶方斯捏造出“最后效用論”，无非是想割裂价值与劳动的联系，然后随心所欲地解释利潤的来源，以达到掩盖资本主义剝削的目的。

門格尔〔三，序12〕 卡尔·門格尔 (Carl Menger, 1840—1921年)，奥地利的資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創始人。

他曾任維也納大学的教授，皇太子經濟学讲师，上院的終身議員。他的重要著作是：「国民經濟学原理」(1871年)、「社会科学和經濟科学的研究方法」(1883年)、「德国国民經濟的历史主义的謬誤」(1884年)。

門格尔是臭名昭彰的限界效用論（或譯为边际效用論）的奠基人之一。他从人們对物品的欲望强度和主觀的評价，來說明物品的价值。按照他的說法，人类的欲望是政治經濟学中最根本的东西，

是价值的基础。他认为，随着消費物品单位數量的增加，人們所受到的物品的效用将逐渐减少，以至于最后成为零。他得出了所謂效用递减“規律”，并断言消費物品的价值就是决定于物品的界限单位所具有的效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即取决于“滿足欲望中最不重要的重要度”，也就是所謂边际效用（門格尔尚未使用边际效用这个名詞，到他的学生弗里德里希·維色尔才开始使用）。

門格尔的“理論”是非常荒謬的。因为商品的价值是客觀存在的，是劳动所創造的，而价值的大小則是由生产該商品所耗費的劳动量的多少来决定，商品的价值与人們对財貨的欲望强度和主觀評价毫无关系。我們知道，在市場上对于同一商品，无论各个购买者的欲望和主觀評价如何千差万別，商品总以同一价格出售，其基础就是价值。因此，門格尔的“理論”是毫无根据的。但尽管如此，門格尔的“理論”仍然为現代資产阶级所继承，用以反对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說和剩余价值学說。

在英國，人們在耶方斯—門格尔的使用价值学說与限界效用学說上，建立庸俗的社会主义〔三，序12〕 恩格斯在这里所說的庸俗社会主义，系指費边社会主义。

費边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科学社会主义而創立的英國反动資产阶级流派。費边社会主义在1884年形成，称为“費边社”，其代表鼓吹在資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合作”的基础上資本主义能够逐渐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費边社”这一名称是由善于謹慎緩进的战略取得同敌人妥协的羅馬大將費边·孔克达特（“緩进者”）的名字而来的，所以“費边社”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經証明費边社会主义的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了。

1889年“費边社”发表了一本由蕭伯納（費边社創始人之一）

主編的論文集《費邊論丛》，在这本文集中，費邊社分子闡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論和綱領。費邊社会主义的代表們激烈反对階級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把他們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耶方斯和門格尔的最后效用或边际效用“理論”的基础上。按照蕭伯納的意見，“边际效用論”可以用来为劳动者謀福利。他武斷地說，借助“边际效用論”，便可以証明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必然性。他认为，对于富人來說，許多貨幣並沒有發揮很大的效用，而对于穷人來說，每一个英鎊都保証着高度的需要。由这一点出发，他硬說，如果实行若干的再分配，那末，貨幣總額虽然不变，但效用總額則会增加，因为穷人拿到貨幣，就能够提出对商品的很大的需要。費邊社分子认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所引起的，因而他們主张实行工业資本和土地的社会所有。但是費邊社分子所說的生产資料社会化归根結底只 不过 是一种騙人的把戏，因他們认为实行生产資料的社会化毋須打碎旧的資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按照費邊社分子的荒謬說法，英國現在已具有一个由教区議会直到中央政府为止的完全民主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可以用来进行各种社会主义的措施。費邊社分子反对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来推翻資产阶级专政，而竭力宣传只要努力用自己的理論来影响人民生活，用实际措施来加强国家(資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十分明显，这种社会主义是极端反动和庸俗的。

恩格斯在1892年9月4日給考茨基的信中，把費邊社分子評定为一批力图使工人跟着自由派走的典型的資产阶级政客。恩格斯写道：“这是一帮各色各样的資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利欲熏心的钻营之徒直到善感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他們只因为懾于工人統治的威胁而联合起来，并且为了預防这种危险，决心什么都干。”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莫斯科英文版，第530頁) 稍后，恩

格斯在1893年1月18日給左爾格的信中，稱倫敦的費邊社分子為一伙  
鉛營之徒，“害怕革命就是他們的基本原則。”（同上書，第537頁）

**蕭伯納**〔三，序12〕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年），英國的劇作家、小說家和政論家。在1884—1900年期間，他寫了大量的關於社會政治問題的文章和小冊子，其中包括費邊社的論文集。他是一個庸俗和反動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資本主義能够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與此同時，他積極從事文學活動，發表了許多小說和劇本，在他的著作中，批判了資本主義。所以恩格斯對他青年時代的文學和社會活動曾作過如下的評述：“蕭作為一個小說家是很有才能和機智的，可是作為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却斷然一文不值。”（《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莫斯科英文版，第529頁）不過，恩格斯認為他與大多數費邊主義者不同，他並非野心家。

19世紀90年代末，蕭伯納成了一個著名的戲劇家。此後他繼續從事社會政治活動，當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時，他表示同情，並曾在1931年訪問蘇聯，回國後發表了許多文章和談話，稱贊蘇聯人民的卓越成就。他對記者說，斯大林是最能干的政治家，英國應採取蘇維埃制度。在20世紀30至40年代，蕭伯納對帝國主義的反動政策進行過批評。他反對侵略戰爭，一貫支持蘇聯。但是必須指出，蕭伯納的經濟觀點和政治主張始終沒有根本的改變，他始終是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不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

**希密德博士**〔三，序13〕 康拉德·希密德（Conrad Schmidt, 1865—1932年），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他在中學畢業後，在高尼科斯堡和柏林學習過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並於1887年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稱號。在80年代他研究過馬克思的

《資本論》，并曾与恩格斯通过信。如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編者序中所指出，希密德还在《資本論》第三卷出版以前，已接近于独自解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詳細分析的某些問題，如利潤率下降的趋势和商业利潤的源泉等等。但是希密德不能解决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关系問題。

希密德在研究抽象的經濟理論問題时尽量避免政治問題，因此恩格斯在給希密德的信中，批評了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性。后来希密德从馬克思主义滾到了修正主义的泥坑。他的論文《对馬克思价值規律的正面批評》，表明了希密德是一个資本主义經濟的辯護人。

在哲学方面，希密德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企图把馬克思主义和康德哲学在康德認識論的基础上“結合”起来。普列哈諾夫在他于1898—1899年所写的《希密德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一书中，曾对希密德的觀點給予了唯物主义的批判。

《新时代》〔三，序15〕 《新时代》(Die Neue Zei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刊物，它从1883到1917年由卡尔·考茨基主編。馬克思的伟大著作《哥达綱領批判》就是恩格斯在1891年不顾考茨基的反对，第一次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恩格斯的名著《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批判》早在1891年6月29日寄給《新时代》，但因考茨基的阻挠，直到十年以后才发表出来。

費爾曼〔三，序15〕 彼得·費爾曼 (Peter Fireman, 1863年生)，美国的化学家。他出生俄国的基辅，十九岁大学毕业后去美国。1890年从美国到欧洲，在德国、瑞士和乌克兰等地學習物理化学。在欧洲时，他結識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希密德，據說他还在倫敦拜訪过恩格斯。1893年他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当过化学教授，

担任过福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化学研究所主任，作过磁性染料公司經理和哥倫比亞炭素公司董事，并曾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和化学家协会会员。此外，他对哲学和經濟学也有研究，曾是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出版过《健康的思維和感覺力的認識論》等著作。在欧洲求學期間，还和希密德討論过“平均利潤率”問題。

他在說明平均利潤率的时候，已經發現競爭使利潤趋于平均化的問題，同时他还看到在平均利潤条件下，社会商品的总价格是和价值一致的。但因为他在分析平均利潤形成的时候，缺少很多必要的中間环节，所以他并沒有完全明白地解决平均利潤的問題。他的見解也沒有被人所重視。

**舒里克的沃尔夫教授**〔三，序17—18〕 朱里亚·沃尔夫 (Julius Wolf, 生于1862年)，德国資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舒里克大学教授。他著有《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社会組織》(1892年)、《严密科学的經濟学》(1908年)、《現在和将来的国民經濟》(1912年)，等等。

沃尔夫是資本主义制度最热心的辯护士。他不仅攻击馬克思主义，甚至还反对一切改良主义的主张，例如他反对讲坛社会主义的主张。沃尔夫在《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社会組織》中，攻击馬克思的无产阶级貧困化學說。他认为无产阶级、特別是小資产阶级的物质状况是在不断改善的，这种改善是資本主义发展必然的結果，而不是改良的結果。按照他的意見，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生产的发展程度，不是取决于分配关系。沃尔夫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在宣扬資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調和論”，工人应当积极为資本家生产，因为生产的增长同工人本身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洛里亚**〔三，序19〕 阿契尔·洛里亚(Achille Loria, 1857

—1943年），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曾任托里諾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墨索里尼执政时，他是法西斯的科学院的院士。他著有《地租和自然的分配》（1879年）、《财产和社会制度》（1892年）等书。

在科学上，洛里亚是一个骗子和抄袭者。他曾可笑地吹嘘唯物史观是由他发现的。当他的骗局被揭穿时，他就恶意攻击，说马克思不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他说如果亚里斯多德对这个理论没有说过什么，哈林格吞无论如何已在1656年毫无疑问地把它宣布了。

洛里亚疯狂地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断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主张商品依照价值来售卖，而在第二卷又主张商品从来不依照价值来售卖。他硬说这是“理论上的破产”、“科学上的自杀”。其实，这表示他对价值与生产价格的毫无所知。洛里亚激烈反对马克思关于商品的总价值与总价格相一致的观点。他说：

“价值即不外是一个商品对另一个商品的交换的比例，所以总价值这个观念已经是不合理的，是胡说。”这正好说明他对价值的说明是何等的谬误。在他看来，价值与价格是同一的东西。一种商品有多少种价格，也就有多少种价值。

**洛里亚先生像来的孔雀羽毛**〔三，序20〕 这是恩格斯对洛里亚的一个讽刺比喻，出自《伊索寓言》。

据传说，宙斯（即神王）想把鸟类中間最美丽的一个立为它们的王。于是都到一条河里去洗身体。有一只乌鸦看到自己浑身丑陋，便去拾起那些鸟类落下的羽毛，插在自己的身上。于是它在他们中间显得最美丽了。到了约定的日期，一切鸟类都走到宙斯面前。乌鸦变得花枝招展地也去了。宙斯看它美丽，想立它为王。鸟类都很生气，各自把自己的羽毛从乌鸦身上拔掉。这样，乌鸦又恢复了原来的丑态。

恩格斯在这里把洛里亚比作《伊索寓言》中的乌鸦。洛里亚用

剽窃别人的东西来打扮自己，借以炫耀。同时恩格斯也指出，有朝一日洛里亚身上偷来的美丽的羽毛，也一定会被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所拔掉。

**加利波底**〔三，序24〕 居塞伯·加利波底 (Gui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年)，意大利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意大利解放战争 (1848—1849、1859年) 中的解放軍的領袖。

19世紀初的意大利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封建国家，它受到奥地利的直接和間接的統治和压迫，資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意大利人民为了維护祖国的独立和統一，为了消灭封建制生产关系，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加利波底就是当时革命运动中的杰出英雄。他还在二十四岁时，就参加了当时的秘密革命团体——“青年意大利党”，并接受了該党領袖馬志尼的建議，在1833年到撒丁王国海軍中去做革命工作，准备武装起义。1834年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加里波底逃到了南美洲，在那里他参加过里約格兰得省的独立斗争和蒙得維多（即現在的烏拉圭）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当意大利革命重新开始时，他赶回意大利。由他組織和率领的“紅衫軍”曾屡建功勋，数次打败了奥地利的侵略軍，并在1860年跨海远征，去援助西西里的农民起义，解放了西西里全島。

加里波底被恩格斯称为“大无畏的領袖和巧妙的战略家”，“有科学素养的將軍”。

**斯加納勒尔**〔三，序24〕 斯加納勒尔 (《資本論》第三卷第1168頁中譯为西加納累尔，Sganarell)，是16、17世紀法国集市戏院中所形成的一个滑稽人物，它在法国喜剧中是一个反映第三等

級可笑的、低級趣味的角色。

斯加納勒尔这个名字，来源于意大利假面戏中的人物——沙納勒尔。沙納勒尔代表着两种不同性格的仆人，一种是机灵、狡猾、坚强的城市人，一种保持着农村的朴实质性。在法国戏剧家莫里埃的剧本中，克服了意大利喜剧中的公式化，斯加納勒尔以資本家、农民、仆人等不同的姿态出現。他們在性格上并不完全一致，特別是作为农民的斯加納勒尔（有时以滑稽的、传统的英雄出現）和作为資产者的斯加納勒尔，更有其不同的性格。但是一般說来，斯加納勒尔是一个愚蠢、无能和卑鄙的代表，是庸俗和低級趣味的典型，是滑稽可笑的反面人物。例如，在《斯加納勒尔》一剧中，斯加納勒尔是妒忌者的形象，自以为是带綠帽子的丈夫，并企图杀死想象中的奸夫。但是他又怕被奸夫所杀死。在“丈夫学堂”（1616年）中，斯加納勒尔是一个落后的、中世紀世界觀的代表者。他憎恨一切新鮮事物，坚决拥护建立在严厉、暴力、强制和独攬大权基础上的家庭。莫里埃用斯加納勒尔这个形象，鞭撻了旧社会和不合理的买卖婚姻，鞭撻了貴族和資产者。

恩格斯在这里用斯加納勒尔这个形象，来諷刺洛里亚。洛里亚象斯加納勒尔一样，具有庸俗、卑鄙、愚蠢和低級趣味的品質。

**杜爾加馬拉**〔三，序24〕 杜爾加馬拉 (Dulcamara)，是意大利音乐家和作家加伊泰諾·多尼則蒂(Gaetano Donizetti, 1797—1848年)的歌剧《爱神厄利济尔》中的一个人物，他同法国戏剧家莫利埃的剧本《斯加納勒尔》中的斯加納勒尔一样，是一个爱說大話的騙子手。

恩格斯用杜爾加馬拉这个形象象諷刺比喩意大利資产阶级經濟学家洛里亚，因为洛里亚无恥地攻击馬克思，并吹噓說自己最早發現了唯物史觀。

#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轉化为利潤和剩余价值 率轉化为利潤率

## 第一章 成本价格与利潤

当时也很有名的燃素負重量〔三，21〕 “燃素”說是关于物質燃烧原因的學說，它在18世紀化学中占着优势。燃素被认为是存在于一切可燃物質成分中的元素，燃烧过程就是物体分解成为飞散的燃素和残余的灰分及渣滓的过程。这个理論的支持者說，在物体中燃素愈多，它就愈易着火和燃烧。

当时的化学家們认为燃素的重量是負值，它在燃烧时就从物質中逸出。18世紀末，随着氧的發現，“燃素”說的这种假設才被彻底推翻。

馬克思在这里用燃素的負重量来比喻馬尔薩斯对商品在价值以上售卖这件事情所作的解釋。燃素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关于它的重量是負值的說法也是完全荒謬的。馬尔薩斯的解释，也象“燃素”說一样荒謬和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巴尔扎克的最后一篇小說《农民》〔三，21〕 巴尔扎克是19世紀法国的現實主义作家。《人間喜剧》是他的一首雄伟的史詩，其中描写了法国資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个完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一部控訴书，向全世界控訴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人間喜剧》其中包括九十六部长短篇小說，其中《农民》是巴尔扎克在1838—1847年間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說。巴尔扎克以其巨大的真实力量創造了一批令人感到可惊的形象：这是一群一心积攢錢財的吸血鬼、轉租土

地生利的大商人、絞尽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方肯歇手的高利贷者的形象。巴尔扎克指出，法兰西的这批新主子的一切活动，同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他們钻进了国家政权机关，他們把各式各样的債務和义务象蜘蛛网一样地纏到农民头上，使农民日益陷于破产境地。至于国家政权，只是他們利用来达到其貪婪的自私自利目的的工具。在《农民》一书中，巴尔扎克也描写了正面形象，如老年的共和主义者尼茲龙，他“純潔得象黃金，堅強得象鋼鐵”。但他們沒有成为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主要的主人公，这些形象还处在次要地位，并沒有得到闡釋和扩展。

### 第三章 利潤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里嘉图：“利潤恰好与工資的低或高相比例而成为高或低”

〔三，55〕 里嘉图是英國資產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依据他的劳动价值論，得出了关于利潤和工資相互对立的學說。按照里嘉图的意見，商品是按劳动時間所决定的价值出售，而从这一价值中扣除了工人最低限度生活資料的价值所决定的工資以后，剩下来的部分就是利潤。

里嘉图把利潤看作商品价值減去工資的余額，于是便得出了如下的重要結論：利潤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工資的变化，工資的变化是原因，而利潤的变化則是結果。两者变化的方向是相反的，即工資降低則利潤提高，工資提高則利潤降低。利潤的形成和变化的最后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然而劳动生产率并不直接影响利潤，而是通过工資的变化来影响的：生产率提高便降低生活資料的价值，这时工資开支便减少，因而利潤便提高；相反地，劳动生产率降低便提高生活資料的价值，这时工資开支便增加，以致利潤減低。如果劳动

生产率低到使工資占据了商品的全部价值，那末利潤也就不会存在了。

里嘉图的关于工資和利潤相互对立的學說，实际上揭示出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但是，在里嘉图的这个學說中也包含严重的缺点：（1）他把工資和利潤的对立看作是社会的“自然的”和永恒的規律。（2）他把利潤和剩余价值、利潤率和剩余价值率混为一談。（3）他只看到相对剩余价值，而沒有看到絕對剩余价值。其实，劳动生产率高低并不是剩余价值率变化的唯一原因，劳动日的长短和劳动强度的大小也会引起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因此，馬克思在这里指出：里嘉图的关于工資和利潤相互对立的說法，只有在“資本的百分数构成不变、劳动日不变、劳动强度不变”的場合下，才是正确的。

#### 第四章 資本周轉对于利潤率的影响

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地把东亚及澳洲包括在汽船交通之内〔三，  
63〕 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苏伊士地峡，因为它位于紅海与地中海的連接地带，所以它的开掘对于大西洋与印度洋甚至太平洋的海上运输极关重要。

苏伊士运河是在1859年动工开掘的，直到1867年才完成。运河的开掘权开始时是由法国的資本家們得到的，运河通航了以后，英國資本家利用埃及財政困难，趁勢把自己的勢力侵入，因而实权落到了英、法两国資本家的手里。

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它发生了以下几項重要的影响：第一，縮短了欧洲和亚洲之間的航程，以前繞好望角到新加坡約為21,680公里，現在只有14,930公里，縮短了航程約33.5%；第二，对地中

海沿岸許多商港，如馬賽、热那亚、的里雅斯德和亚里山大里亚等有重要影响，使它們变成世界交通綫的重要水道；第三，由于这一海上捷径的完成，使得欧洲帝国主义的势力更容易侵入远东；第四，支配运河的帝国主义平时可以控制航路的运输，战时可以控制这一重要战略意义的津渡。因1956年埃及收回了运河的主权，对帝国主义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第四章是恩格斯补写的）在这里非常注意苏伊士运河的开掘，指出它对于縮短流通时间上的重要意义。苏伊士把欧洲、东亚及澳洲用汽船这样新的交通工具联系起来了。

## 第五章 不变資本使用上的經濟

**劳动者自己所有的工厂—罗虚德爾工厂〔三，82〕** 这是指英国罗虚德爾市工人，在19世紀40年代末开始建立的工厂。

最初工人們在1842年創立了“比古坡和維洛德爾新营业公司”，該公司建立的第一个工厂是“克拉米·卡烏茲”，建立时的資金仅为20,000英鎊，但很快就达到30,000英鎊。以后又建立了“伐爾哥里木”工厂，該工厂規模較大，机器动力达到100匹馬力。該公司成立以后，营业情况一般很好，工厂規模不断扩大，到1854年已能支付40%的股息，資金增加为60,000英鎊，并扩大了“伐爾哥里木”工厂，增加了两架40匹馬力的机器。由于該公司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使罗虚德爾市开始出現了更多的为劳动者自己所有的工厂。例如：“罗虚德爾工业协会”，它包括有“烏艾尔”和“义尔維利·米里”两个工厂；“新齐尔齐紡織公司”，它包括有“維尔米利”和“維克托利克”两个工厂，拥有机器动力100匹馬力，工人达450人，此

外，还有“罗維尔斯托里紡織棉布公司”（它拥有“盖尔卡里木”工厂）以及“克拉夫棉布公司”（它拥有“义尔維利·斯希里格斯”工厂）。

这些工厂是由当地劳动者自己建立起来的，90%以上的股东均为工人，他們也在这些工厂内劳动并领取工资。这些工厂，由工人们自己选择出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由于工厂的生产资料和财产为工人所有，因此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也较高，并且能经常注意保护工厂的机器和财产，节省生产资料和原料的使用，使得工厂的生产能有较好的发展。

劳动者自己所有的工厂，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注意，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的存在是不可能持久的。在资本家的竞争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下，它们不是纷纷破产，就是为资本家所渗入，蜕化为资本主义的工厂。

**費爾貝倫**〔三，88〕 彼得·費爾貝倫（馬克思在这里引用为托馬斯·費爾貝倫）（Peter Falsbain，1799—1861年），英国的资本家、工程师。他在早年当过学徒和棉花机械师，曾从事改良纺机的工作，以后创办了机器制造企业。費爾貝倫在机器制造方面有许多发明，例如他建议用8个锭子来代替10个锭子，改良了纺线机器，建造了一些毛线和纺丝的机器和割搓、拉钻孔、刨平钢的大机器等。在政治活动方面，費爾貝倫当过市議會議員和市长。

**伪君子柏登**〔三，88〕 約翰·威尔逊—柏登（John wilson. Patten，1802—1892年），英国托利党党员，保守的政治活动家。他在1830年作为兰开夏选区的代表进入议会。1842—1872年他是英国陆军上校，1868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管理爱尔兰事务方面的秘书，

1874年被封为爵士并进入貴族院。

柏登是非常保守的人物，并善于使用两面派的手法。1833年他反对限制女工童工劳动時間的法案，但是在表面上却主张要組織一个皇家委員會去全面調查这个問題。所以馬克思称他为伪君子。

## 第六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在原料價格对利潤率的影响問題上，托伦斯在理論上完全錯誤地解釋这件事〔三，109〕 罗伯特·托倫斯是英國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

托倫斯發現了里嘉圖理論体系中价值規律与等量資本得到等量利潤規律之間的矛盾。但是，由于他不了解剩余价值之轉化为利潤、利潤之轉化为平均利潤的过程，而把事物的表面現象当作事物的本质，所以他又回到了亞当·斯密的論斷，即认为只有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下价值才取决于劳动時間。他写道：“在社会发展的初期，社会尚未分裂成为一个資本家阶级和一个劳动者阶级，从事一个职业的个人，都亲自实行劳动。在这个时期，就是由生产上支出的劳动总量（蓄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作为比較和競爭的基础，并在交易或买卖上，最后决定一种商品在交換別种商品的一定量时，应給予怎样的分量。但自有資本蓄积并有一个資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相区别以来，自有一种人，当作企业家，在一个产业部門出現而不亲自劳动，但垫支生活資料与原料于他人以来，决定商品的交換力的，已經是生产上用掉的資本量或蓄积劳动的量。”

这样一来，在資本出現以前，价值决定于劳动量，而在資本出現以后，价值則决定于資本量。但是，价值又为什么是决定于資本量呢？托倫斯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两个資本相等的限度內，常常